

# 武则天

4

从三岁到八十二岁

不杀人就会被人杀，  
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

武则天一生的每一天都在进行  
生死决斗，最终以八十二岁  
高龄，颐养天年。

王晓磊 著



# 武则天<sup>4</sup>

从三岁到八十二岁

---

不杀人就会被人杀，  
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

武则天一生的每一天都在进行  
生死决斗，最终以八十二岁高龄，  
颐养天年。

王晓磊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武则天:从三岁到八十二岁:大全集:全6册/  
王晓磊著. — 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  
ISBN 978-7-5594-1916-3

I. ①武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武则天 (624-705) —  
传记 IV. ① K827=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8958 号

书 名 武则天:从三岁到八十二岁:大全集:全6册

---

著 者 王晓磊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邀编辑 盛 亮 黄迪音 万梦雪 沈 骏 高一君 黄靖文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文化

版 权 读客文化
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37

字 数 2003 千
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916-3

定 价 339.90 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7681002 ( 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 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# 读客® 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

轻松有趣，扎实有力

# 目 录

引 子 · 1

第一章 媚娘巩固后位，毒死贺兰敏月 · 13

第二章 李治架空媚娘，权力中心转移 · 33

第三章 帝后博弈，媚娘再次深陷政治危机 · 59

第四章 太子身患绝症，矛盾一触即发 · 80

第五章 以退为进自请废后，媚娘重掌大权 · 102

第六章 清除异己自曝家丑，媚娘除掉贺兰敏之 · 123

第七章 结党北门学士，奠定权力基石 · 151

第八章 太子去世，媚娘重导权力部署 · 178

第九章 媚娘李贤暗自争权，母子裂痕俱现 · 199

第十章 母子分庭抗礼，明崇俨成替罪羔羊 · 220

第十一章 媚娘瓮中捉鳖，李贤暗动杀机 · 244

第十二章 母子反目，媚娘觊觎帝位 · 270

第十三章 抄检东宫，媚娘扳倒李贤 · 308

尾 声 · 328

## 引子

麟德二年（公元665年）春，长安。

他从睡梦中醒来，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朝车窗外一瞥，这才发觉马车已驶入都城。宽阔平坦的朱雀大街、鳞次栉比的坊墙，还有远处烟雾缭绕的伽蓝宝刹，目光所及之处无不彰显着帝都的富丽繁华。然而他仅是匆匆一瞥，又懒洋洋歪在车中，不解风情地打起哈欠——不仅因为长途跋涉的劳乏，更因为他对一切光鲜华丽的事物都不感兴趣。

连他自己都想不明白，自己是从何时开始养成了这种淡漠的心性呢？或许生来便如此吧。

四十年前他出生在襄阳一个普通官吏之家，虽谈不上豪富，但也绝非赤贫之家。襄阳毗邻沔水，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更是商家必争之地，各色船只往来穿梭，风帆如云，橹棹如林，东西南北各州各道的珍奇之物无不汇聚，商贾集市、酒肆茶舍、百戏杂耍乃至烟花之地都热闹非常，可那一切在他记忆中都模模糊糊的，甚至可说是视若无睹。年轻时的他心无旁骛，所有精力都耗费在读圣贤书上了。

因为读书刻苦，他被选拔为太学生，很早就有幸一窥长安风貌。可在他看来，长安除了冬天更冷一些，其他的跟襄阳也无甚差别，任何喧嚣都未能在他心中兴起一丝涟漪，读书依旧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。在同学们看来他是个品德优良却枯燥呆板、老气横秋的人，毫无意趣可言；

独独对他青睐有加的是时任太学祭酒的令狐德棻，这位以撰写史书著称的老臣在看过他的文章后惊叹不已，断言他日后必是宰相之才。

惜乎前辈的赞誉并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，太学苦读的最终成就也仅仅是考中进士。那时关陇贵族势力尚大，科举得中名头虽亮，却是历尽苦难欢喜一日。除了极少数被皇帝特别关注的俊逸之士，多数人不过是摸到一块仕途的敲门砖。他不是头名状元，没有高亲贵友，更不晓得如何结交达官贵人，最后经吏部复核只给了他一个九品县丞当当。

读书与做官其实是两回事，学问好未必官运好，官场中似他这等性格内敛之人注定不可能平步青云；十余年埋头苦干，他仅是从县丞升为参军，从九品提到八品，比蜗牛爬得还慢，日月轮回光阴荏苒，转眼年逾不惑，时至今日恐怕已经没人记得令狐德棻对他的赞誉了吧？

好在他宠辱不惊，既不羡慕那些攀附幸进者，也不曾为自己的默默无闻而懊恼，岁月染白了他的双鬓，却没能让他沉沦，没让他沦落到应付差事、混日子讨饭吃的地步，即便他心里很清楚，自己担任的是一个毫无前途的官职……

想到这里他倏然睁开眼，摸了摸怀中揣着的一卷文书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。这声哀叹并非为自己，而是为一个比他命运更不济的人——郇王、申州（今河南信阳）刺史李素节。

身为当今皇帝李治的第四子，李素节年幼时也曾风光无限，甚至差点儿入主东宫，不幸的是一切耀眼的光芒很快就黯淡了，原因就出在其母萧淑妃身上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，萧淑妃受宠时李素节子以母贵，而当萧淑妃的圣眷被别的女人夺走甚至被残忍处死之后，李素节便沦为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了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不久前李素节的庶长兄废太子李忠便莫名其妙卷入一桩“谋反”案，糊里糊涂丢了性命！

自从李弘当上太子，李素节便接连遭到打击，封号从雍王降为郇王，官职从雍州牧降为岐州刺史，又迁申州刺史，离长安越来越远，和流放无甚差别。幸而苦熬多年之后，李素节终于等到一次扭转命运的机会——封禅泰山。

天子封禅是世间最荣耀、最庄严、最宏大的典礼，自然不能缺少王侯将相共襄盛举。身为皇子亲王，李素节迫切希望趁此良机与父皇会

面，并设法以真情感天，挽回失去的父爱。然而现实是无情的，就在半个月前一份诏书下达申州，声称李素节身患疾病，不必参与朝觐和封禅。这简直是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让李素节从头寒到脚！李素节痛苦不已，又不敢违抗圣命，于是奋笔写了篇文章，题曰《忠孝论》，阐述父子天性、君臣纲常，以抒发胸中郁闷……

而他作为李素节的属下、申州仓曹参军，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，立刻被那哀婉无助的文辞打动，于是默默抄录一份，连夜赶奔长安，欲向天子献上此文，为郇王讨个公道——外表冷漠之人未必真冷漠，在他沉默呆板的躯体中埋藏着一颗热忱的心。

初春时节乍暖还寒，一路颠簸凉风阵阵，但这并没有冷却他的激情，反而令他更加沉着了。区区八品小官，要面见天子为亲王鸣不平，其中艰难可想而知。且不说他仗义执言能否被皇帝接纳，就连皇帝肯不肯见他都未可知，更何况还有个巨大风险——当今皇后武媚很可能从中作梗，她可不是省油的灯！

自武媚入主椒房，朝中接连发生一系列变故，王皇后、萧淑妃遇害，原太子李忠被废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韩瑗等关陇老臣被诛，礼仪典章、郊庙制度和《姓氏录》重新订立，扩建东都、大兴科举乃至征讨百济、高丽……这每一件朝廷大事背后似乎都有武皇后的身影，她的纤纤玉手早已伸到宫闱之外，拨动着整个大唐王朝的命运。虽然先前因宠信李义府以及嫉妒、魘胜等事她一度失宠，甚至传闻皇帝几度有废后之意，可夫妻博弈的结果却是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没过几天又举案齐眉恩恩爱爱了。武皇后没伤到一根寒毛，反倒是提议废后的宰相上官仪、内侍王伏胜被处死，他们的女眷尽数没入掖庭，薛婕妤遭到软禁，刘祥道、薛元超、郑钦泰、高正业、魏玄同等一批与上官仪关系亲睦之人也受连累贬官，废太子李忠正因牵连此事被冠以“串通谋反”的罪名赐死。经此一役，皇后权势日盛，干脆坐上朝堂垂帘听政，与当今天子李治一起执掌天下。

垂帘之制始于东晋康献皇后褚蒜子，南北朝以后屡次施行，但都只是因为皇帝年幼，缺乏主政能力所以让太后暂时主政；即便前朝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伉俪情深、共同执政，那也是杨坚坐于正殿接见百官，



独孤皇后避于侧殿，派宦官来往传达懿旨，从没有皇帝皇后肩并肩出现在朝堂的先例。武媚此举明显有悖礼法，但是上官仪等人血淋淋的教训摆在眼前，谁还敢擅发异议？朝廷百官噤若寒蝉，从此将皇帝皇后合称“二圣”，一并称颂膜拜。有这样一个铁腕皇后干预国政，无论是出于保护自己儿子李弘的考虑，还是为了报复旧日情敌萧淑妃的私心，武媚都不会轻易放过李素节，他此番觐见绝不会一帆风顺。

正思忖间马车已缓缓行至朱雀大街的尽头，他并没有犹豫畏难，而是像平常在州里办事一样，不紧不慢地整理了一下衣袍，怀揣《忠孝论》，迈着四平八稳的步伐走下车。可是双脚刚踏上长安地面，抬头观瞧便一愣，太极宫南面承天、广运、长乐、永安、永春五座城门尽皆紧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怔怔地僵立在车前，许久才恍然大悟——前年皇城东北修筑新皇宫，从此太极宫称西内，新建的蓬莱宫（唐中宗后改名大明宫）称东内。东内不但建成紫宸、宣政、含元三大殿，还另盖了东西中台、卫府、馆阁等官署，如今帝后寝宫和百官衙门都移到那边去了，太极宫自然要大门紧闭，不许随便出入。

想明白缘由，他不禁自嘲地笑了笑——故作镇静没有用，看来自己还是太紧张，连昭告天下的移宫之事都忘了。笑罢转身，欲登车再去蓬莱宫，却见自西面走来一群人，七八个仆从簇拥着一匹高头大马，马上端坐着一位年近四旬的官员，正六品深绿服色，头戴乌纱、腰插笏板，颐指气使，好不威严。

他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住了——他认识这个人！

此人名叫裴聿，绛州闻喜（今山西闻喜）人，三年前还和他身份一样，是诸侯王属下。富贵人家多子多孙，但是娇生惯养难免出几个不肖之徒，帝王家更是如此，如今皇族中最荒唐者当属滕王李元婴。李元婴是高祖李渊最小的儿子，受父兄两代帝王优容，当天子李治虽年长其两岁，论起辈分却是侄儿，也不便对小叔叔管得太多。李元婴历任滕州、苏州、洪州刺史，每到一地都横征暴敛、欺压百姓、大兴土木、穷奢极欲，干过的荒唐事不可胜计。除滕王以外，高祖第十五子虢王李凤、第二十子江王李元祥、太宗第七子蒋王李恽也都是品行乖张、贪婪

暴戾之辈，所以百官私下流传一句顺口溜——“宁向儋、崖、振、白，不事江、滕、蒋、虢”，宁可流放岭南，也别给这四位亲王当属下。

裴聿虽然是关西名门河东裴氏之人，却出自微末旁支，仕途并不如意，原先担任洪州录事参军，恰好侍奉的就是李元婴，其郁闷可想而知。三年前皇帝决意征讨高丽，在东都举办演武大典，表面上宣称要御驾亲征，实则压服众意促成用兵；他和裴聿作为地方佐官也都跟随上司参与了盛会。当然，八品官没有一窥天颜之幸，只是站在人群中跟着高呼万岁，偏巧他俩站的位置紧邻，因此结识。两人都是太学出身，都侍奉亲王，又都性情耿介，沉寂下僚不得志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
不过世事无常，真应了那句“士别三日刮目相看”，如今他仍是八品参军，裴聿怎么就蹿升为六品京官了呢？他手扶车辕，呆呆地望着趾高气扬的旧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随着距离渐渐接近，裴聿似乎也认出了他，眼神中却晃过一丝踌躇，犹豫好一阵子，最终还是开了口：“那边站的可是张仓曹？”

他心头一颤——裴聿没有像当年一样叫他“张贤弟”，而是称呼官名，显然彼此已有隔阂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孰能奈何？他来不及多想，赶忙作揖：“正是卑职，裴……裴公别来无恙？”

裴聿大模大样骑在骏马上，望着他错愕的样子，听到这恭恭敬敬的称呼，自豪感油然而生，仰面而笑：“东都一别已有三载，你还是老样子嘛！哈哈……”

或许裴聿只是得意使然，并无讥讽之意，可这话在他听来颇不是滋味，但出于礼貌和一贯的谦逊，他还是抱拳恭维：“卑职才疏德薄，不过是苦熬资历，哪敢与您相提并论？”

“咳！什么才德不才德？我不过仰赖圣上恩赐……”说着裴聿不耐烦地朝身边仆从挥挥手，“尔等散开！本官要与老友叙叙旧。”

众仆从纷纷退后，请他过来。然而这并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，他已找不回三年前与裴聿畅谈国事、推心置腹的感觉了，于是仍是一副例行公事的表情：“裴公过谦。”

“我这官职升得颇为侥幸，究其缘由还是自滕王而起……”裴聿嘴上说“侥幸”，却难掩兴奋之色，“两年前我们那位荒唐亲王又添了毛

病——贪爱美色。若仅是招姬纳妾倒也罢了，竟对有夫之妇下手。他一旦看上谁的妻子便假借王妃名义招其入府，逼迫人家以身侍奉，实在不成话！你也晓得我的脾气，岂能坐视他胡作非为？连番劝谏，他非但不改，还命刁奴用竹板将我一顿痛打……唉！打得我伤痕累累，卧床数日啊！后来当今圣上也获悉他逼奸人妻之事，下诏痛斥一番，并把我召到朝中加以抚慰，询问伤情。圣上问我挨了几板，我自知滕王是皇叔，哪敢据实而奏？便随口搪塞说只打了八板。不料圣上言道：‘直言敢谏理当重赏，他打你八板，朕给你晋八阶官！’只因这句话，我由八品提为六品，你说这是不是天恩所赐？”

他听罢也暗暗称奇，却道：“固然天恩浩荡，却也是精诚所至。若非您正直敢谏，焉能有此殊荣？裴公受之无愧啊！”他说这话是真诚的，绝无半点逢迎之意。

哪知裴聿转而叹息：“唉……我后悔莫及啊！”

“当仁不让，何悔之有？”

“早知有这好事，我便多说几板。哪怕再多说一板，也是另一番天地啊！”

他初始以为是玩笑，却见裴聿愁眉紧锁，竟似发自肺腑——朝廷惯例，五品以上官员可世袭恩荫、免除赋役，而且新编的《姓氏录》规定五品以上方入士族之流，故而称五品为“通贵”。裴聿原本是正八品上，提升八阶是正六品上，距通贵之位仅差一阶，故而叹息。

他默然注视着裴聿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心下却在感叹——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虽因耿直敢谏升官，只怕如今得鱼忘筌，沉迷富贵，再也耿直不起来了吧？这八大板把官阶打上去了，却也把一个正直纯良之士打没了！

裴聿不悟，仍是自怨自艾，好半天才想起问他人京何事。他虽然对裴聿大为失望，但想到人家是上级京官，或许能念及旧交情帮点儿忙，便坦言想觐见天子。

裴聿不住摇头：“你来得不凑巧啊！昨日圣上刚刚传旨，欲起驾东都，准备封禅。”

“封禅不是定在明年吗？为何急于起驾？”

“事务繁多，需提早准备。议定祭礼、铸造祭器、召集各地王公，圣上又下诏在东都修建乾元殿，还想开制举，专门征召通晓封禅礼仪之士参与，要忙的事数不胜数。而且……”说到这里裴聿压低声音，“听说皇后不喜长安，偏爱洛阳，故而再三催促呢。”

提起皇后，他不禁蹙眉：“难道就没一点儿见驾的可能？”

裴聿微微一笑——八品官多如牛毛，哪个都想见皇帝邀功，皇帝岂能说见就见？裴聿碍于情面不便把话说破，于是搪塞道：“眼下朝中诸务千头万绪，去岁玄奘法师涅槃，紧跟着许王薨了，圣上很是痛惜，不想前不久韩国夫人又病逝，单这几桩丧事就够忙活的了。圣上风疾复发，龙体欠佳，若非重要之事都不怎么过问。”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代高僧，也是李治宣扬教化、安抚民心的重要臂膀，圆寂非同小可，李治为之垂泪，连呼：“朕失国宝矣！”钦赐金棺银椁，葬于白鹿原，送葬的官民僧俗超过百万人。许王李孝是李治次子，宫人郑氏所生，这孩子自幼多病并不受宠，但白发人送黑发人也不免感伤。韩国夫人武顺不仅是皇后姐姐，也曾私沐天恩，李治对老情人仍有几分眷顾，更何况现在他正宠爱武顺之女贺兰氏，这场丧礼也省事不得。

他知裴聿搪塞自己，忙道：“卑职见驾便是有重要之事禀奏。”

“谁不是身负要事才进京？你还是按老规矩把奏疏递上去，静候召见吧。但实话告诉你，接见你的希望不大，如今政务多由皇后代为处置，即便得以入见，见你的也是皇后。”

“卑职只想觐见圣上，不想见皇后。”

裴聿越发冷笑：“以当今武皇后之权势，想绕过她可能吗？”

他无言以对，只得报以沉默。

“老弟啊！”裴聿故作亲近，拍拍他肩膀，“不是人人都似我这般幸运啊！当初若非挨打受罪，我又岂能一窥天颜？你若没有万分紧要之事还是算了吧。愚兄现居六品，虽然称不得高官，但在朝中也不算小有名气，与吏部的人关系也不错。等来年考课之际我帮你托托人情，咱……”

“我不是这意思！”饶是他性情沉稳，见裴聿这番戏谑之态也矜持不住了，直言道：“我此番来长安确有要紧事，而且关乎当今圣上英

明。”他本不想随便吐露，但话已说到这个地步索性放开，遂将李素节之事说了，坦明自己是来进谏，又把《忠孝论》掏出来让裴聿观看。

裴聿听他述说已神色大变，一见《忠孝论》直接连连摆手如避瘟神：“不可不可！这东西万万不能上交！许多奏疏都由皇后过目，若她看后不悦，必要迁怒你。就算皇后没见到，主宰政事堂的是许敬宗，先前贬斥郇王的几道诏令都是他经办的，你这么干不是摆明了和他对着干吗？他又岂能轻饶你？”

“我当然知晓此中利害，但职责所在义无反顾。既然公开上奏甚为不妥，裴公可否帮我想想门路，直接将此文递与圣上？”

裴聿脸都吓白了：“爱莫能助！爱莫能助！”这是非躲还来不及，岂能往里掺和？又苦口婆心道，“老弟听我一言，此皇家骨肉之事，咱们做外臣的别干预。远者岑文本、刘洎，近者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皆因涉及皇储之争而败。事关身家性命，你可别乱来……”

“此言差矣！”他也顾不得裴聿比他官大多了，反驳道，“我家郇王心地良善、为人敦厚，绝无非分之想。况且今之太子应讫而生，又以皇后为恃，居东宫之位近十载，名分已定，稳如泰山。此乃天授，非人力所能更易也。卑职此来不过是想效春秋之颖叔，劝圣上珍惜皇家骨肉。若圣上能解除对郇王的限制，父子和好再无猜忌，莫说乃郇王之幸，对圣上而言也是好事。前番已将废太子赐死，今若再疏远郇王，难道不怕天下人说圣上冷酷无情吗？”

裴聿手捻胡须连连摇头，大不以为然：“商君献策变法，秦室兴而身车裂；晁错力倡削藩，刘氏安而晁氏亡。你虽是出自拳拳之心，难免引火烧身。武皇后可不是能随便招惹的，何必呢？直如弦，死道边；曲如钩，反封侯。苦熬这么多年，老弟也该学得识时务一些。”

他闻听此言脸色微沉，即刻恢复了那副对待上司的表情，施礼道：“承蒙裴公开导。但郇王本无纤毫之过，为何要受苛待？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可去；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徙。今无罪而咎亲王，属下窃为家国恐之。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卑职虽官微言轻，然是非大义之前不可苟且。我意已决，即便丢官罢职，该管的事还是要管。”虽然他努力保持一贯的冷静，但深沉的语调中还是流露出一丝怒意。

裴聿听他搬出这些道理，又摆出拒人千里的架势，实在辩无可辩，话不投机只能嗟叹：“人各有志，你若执意要去撞南墙……唉！好自为之吧。”说罢抖开缰绳掉转马头，“愚兄还有许多公务，不陪你了，咱改日再会。”说罢便连忙招呼仆从往西而去。

“送裴公……”他望着裴聿狼狽而去的背影，暗自气恼——自西来又往西而去，分明也要往宫中办事，听说我欲谏言故意躲开，怕和我走太近也牵连进去。这等得志忘本之人离得越远越好！

他心中负气不上马车了，背着手向东而行，一路都在低头想心事，绕过景风门、延西门，穿过永昌坊，一路走得飞快，直至东内丹凤门前才猛然定住脚步——多年未至长安，这实是他第一次目睹蓬莱宫全貌，不禁被这座宏伟的皇宫震撼了。

蓬莱宫坐落于长安东北的龙首山，整个宫殿群依山势而建，起承转合、错落有致。尤其外朝含元殿，建于三层高台之上，碧瓦朱柱，青石栏杆，回廊婉转，飞阁翼然，即便远远站在丹凤门也赫然可望。加之山上草木葱郁、百花含苞，雄伟之余又不失秀美。

望着这气势恢宏的宫殿，他许久才缓过神，却觉昏昏沉沉，胸中锐气顿时挫去三成——这便是皇权的威严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三省皆在宫门内，将近午时进进出出的人甚多，高官显贵的车马也不少，他也只好规规矩矩等着。凡有爵位之人，乘坐的马车可驶入望仙门，在宫内下车；五品以上高官身配金银鱼袋，亮明便可入宫，连守卫宫门的禁军卫士都很恭敬。观此情景他更是相形见绌，唯有掏出官印、名刺，阐明自己是进宫上疏的，又接受一连串询问，卫士这才板着面孔放他过去。经此一番折腾，胸中底气更不足了。

方入宫门，又见甬道阶梯蜿蜒而上，通往半山腰——此道长四百余步，前后高有数丈，直至含元殿阶梯，每阶都是莲花纹方砖铺成，便如一条巨龙匍匐山上，故称“龙尾道”。他悄然站在龙尾道底端，抬头望着上方，殿前玉阶上探出的螭头仿佛正森然凝视他，令他不寒而栗。身在仕途便如走这龙尾道，成败兴衰全在攀龙附凤，君王一喜鸡犬升天，真龙震怒便跌个粉身碎骨，岂能不惧？

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提了口气开始攀登，可还没走到一半便已腰

膝酸软、心中惴惴。方才与裴聿一番交谈，虽然大为不快，但那些警告却是实实在在的。他虽是抱定信念而来，但到了这会儿还是不免扪心自问——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最大的威胁真的来自那武皇后吗？

平心而论，难道当今天子真不晓得李素节是无辜的？真分不清是与非、善与恶？真的一切行为都被武皇后钳制着吗？明眼人都瞧得出，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李义府、杜正伦、许圜师、上官仪……十年来一个个呼风唤雨的人物相继崛起，又皆如昙花一现般迅速凋零，唯一受益的便是操纵他们兴衰的皇权。当今这位有着孝子、仁君、贤夫之名的皇帝其实是玩弄权术的高手，为了稳固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利用任何人，也可以牺牲任何人。现在为确保太子李弘的地位，割舍一两个庶出之子又算得了什么？恐怕“父子天性，骨肉至亲”的观念在他们李家根本就不存在，高祖、太宗两朝有过多少骨肉之憾？

爬到顶端的那一刻他头上再度冒出虚汗，不仅因为劳累，更因为紧张和压抑。谁也摸不透在这雕栏玉砌之下隐藏着什么魑魅魍魉！

没人会为他这么个青袍小官领路，不过他尾随着几个装束和自己差不多的官员很快就找到中台。作为天下行政的中枢，这里绝非“繁忙”二字所能概言，小吏们捧着公文来来往往，外地入京递交奏疏之人更是成群结队。绿衣青袍者不出奇，甚至还有一两位绯袍高官，也无可奈何地挤在队伍中。他怅然望着这一幕，彻底领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，蚍蜉如何撼树？满腹的锐气此时只剩下不到三成了——理直未必气壮，当仁也需相让，官场中的一切不是对错决定的，而是地位决定的。

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后面等着，没人愿意帮他，也没人敢帮，裴聿的态度已说明一切，如今谁敢得罪如日中天的武皇后？

但权势可以压人，却不能让人心服。不管别人怎么想，不管当今天子对皇后多么纵容，他心里是大为不服的。这不仅是出于对李素节的同情，也非“牝鸡司晨，惟家之索”的观念使然，而是他从性情上就不认同武媚——他和武媚天生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。面对生活，那女人热情高调、嬉笑怒骂；而他沉郁刻板、不苟言笑。面对礼法，那女人嗤之以鼻，总是目出手眼、敢破敢立；而他却视之为天、谨慎克己。面对挫折，那女人一贯强横，神挡杀神、佛挡杀佛，甚至不惜以乱伦、陷害、

僭越的手段改变命运；而他却笃信两个字，一曰忍，一曰诚，忍到海枯石烂，也谨守一定之规。彼此的人生信条针锋相对如同水火，所以对他而言，武媚是他最不愿意打交道的那种人。

但是不愿意也没办法，既然那个女人正大光明地坐到了朝堂上，而且拥有了审阅奏疏、管辖朝政的权力，这关就注定躲不过。外柔内刚、心机深沉的皇帝，处事狠辣、手腕强硬的皇后，再加上个老奸巨猾的宰相许敬宗，莫说拯救李素节，他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？

至此他的热忱和妄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他仍没有退缩，反而将《忠孝论》攥得紧紧的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是作为一个属下的职责，更是出于一个善者的良知。他冷眼扫视浮华的皇宫，心中默默祷告：“吕望八十为相，重耳六十始登国君，四十不惑未为老矣。若我张某人还有前途，有朝一日能身登高位掌握大权，定要厘清是非、严明礼法、肃清世风！”

胸中万千波澜，涌不进深深宫苑，最终化作自我勉励藏于心间。苦等半个多时辰之后，他终于把《忠孝论》连同自己的奏疏交给了中台长吏，继而拿起笔，在记档的登记簿里签下自己的名字。他的楷书写得中规中矩，既不潇洒也无半分矫揉之态，便如他的名字一般平凡无奇——申州仓曹参军张柬之。



